



李敬泽



◀左起:媒体人罗昕,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



扫码看视频

李敬泽谈《空山横》： 讲着讲着，就“飞”起来了

在演讲中，复活古典文学中的“气”与“势”

如果你关注文学，很难不注意到近年来作家李敬泽贡献了很多“刷屏”的演讲。他在《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上说，写作不是证明“我”的存在，而是进入天地万事万物，体验“我不是我”；他在《凤凰文学之夜》上发问，面对ChatGPT的挑战，作者应如何捍卫人类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这些演讲每每问世，都会在朋友圈引发一阵热议。

近日，由这些演讲结集而成的新书《空山横》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李敬泽在16篇演讲中引经据典，展现了他对文学、人生、自然乃至未来科技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8月15日，上海书展期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携新作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黄平以及媒体人罗昕一起，围绕文学与演讲展开讨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彦珩/文
穆子健/摄

在毛尖看来，《空山横》中的文章是一种极具风格的文体，看似离题万里的讲述最后都能回归主题，这种文体背后，就是李敬泽“青鸟”般自由的写作精神，“他能从王维一下进入西欧的某个短篇小说，从小说中的壁橱谈到打工文学。他还能自由地出入小说、散文、演讲、随笔等各种文体，他把这些都打通了。这是人类能够与ChatGPT竞争的写作风格，因为ChatGPT还不会突破类型、不会联想。”

李敬泽表示，他的这种写作其实受到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鲁迅的笔下最终都‘相及’了。鲁迅提供的伟大的方法论，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被穷尽。尤其是面对无穷复杂、嘈杂、碎片的现实，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进行归拢和建立意义的方法。”

黄平谈到，《空山横》中的文章虽然都是现代文，但其中弥漫着一种古意，叩响了古典文明中“文”的传承脉络。对此，李敬泽回

应，古典文学中讲究“气”和“势”，这种“气”和“势”在现代文中是匮乏的，因为书面语的文章都是空间性的，缺乏生理性和身体性，而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在修改这些讲稿的过程中，他常常会回到面对观众的现场，感受到那种现场感、互动感以及肾上腺素上升的感觉，“你知道自己的文章中有‘势’，这也是我这几年很喜欢这种文体的原因，你不知道从哪儿就开始‘飞’了。”

打破束缚，人生和自我应该是飞翔的、生长的

李敬泽看来，写作与自我在某种程度上状态是相近的。由自由的写作方式，李敬泽进而谈到了人生和自我。

“现代世界中，每个人都过于为自洽而焦虑。从原生家庭开始界定‘我是什么’。这种自洽一定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的小的强制性力量，把自己捆起来、关起来，一定要给自己赋型，觉得‘我就是这样’。其实我也可以是不自洽的，是开放的、飞翔的、御风而行的状态。”李敬泽觉得人其实可以同时喜欢优雅的艺术电影和恶俗的短视频，“面对一个繁星满

天的世界，我们却在强烈地规训自己，你就失去了充分处理纷繁万物的能力。”

当下有很多人在谈自我，李敬泽认为，自我与世界并不是一种水瓶中的水与水瓶外的世界的关系，“自我处于不断生长和建构的关系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满怀好奇地去等待着、期待着自我可能是什么样的。当你想象有一个固定的完满的自我时，会认为意外和故障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自我的‘意外’和‘故障’，这也许是我们正在生长的一种表征。”

李敬泽特别谈到，在充斥着算法和“信息茧房”的当下，更不能去捍卫“窄”，“要有意识地寻找不一样的观点，人可能需要保持对差异、对自己不同甚至构成张力、对让我们有点不舒服的东西的好奇。在众声嘈杂的时代，不能生活在一样的声音里，让自己做一个倾听者，听与我不一样的声音。世界的美好在于不同，而不在于相同。”

流量时代，文学也无须为“流量”焦虑

网络时代，一场演讲难免进入直播、弹幕、回流的流程。与此同

时，“跨界”“破圈”等与流量紧密相关的词汇近年来频频被文学圈提及，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几位嘉宾如何看待“流量时代”的文学传播？

黄平认为，“跨界”“破圈”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文学的声音能够抵达不同的群体，但文学向更远的世界传播不一定要以流量为衡量方式，“流量作为一种衡量方式也许是无效的。”毛尖觉得，“流量”其实是一个中性词，重要的是不要让“流量”影响了决策。

在李敬泽看来，作家的作品在当下如果能够通过各种形态达到延伸影响力的效果，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文学不必为“流量”焦虑。他不奢求有数量庞大的读者都来阅读他的书籍，如果有一些读者，已经买过几本他的书，也愿意继续在他出书的时候购买、阅读，他就已经很满意，“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能够与读者建立类似于小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关系，依然是值得珍视的。”

参与本次分享会的嘉宾还有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凤凰传媒副总编辑袁楠、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

跟着匈牙利作家阿蒂拉抵达文学的“宁静海”

8月16日，“抵达宁静海”巴尔提斯·阿蒂拉《宁静海》阅读沙龙在思南文学之家举行。在青年作家朱嘉雯的主持下，本书作者、匈牙利作家巴尔提斯·阿蒂拉，作家路内，诗人、翻译家高兴展开对话，共同探讨作品中的诸多意象与写法，与读者们一起抵达文学的“宁静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文
穆子健/摄



巴尔提斯·阿蒂拉

当代匈牙利文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巴尔提斯·阿蒂拉是当代匈牙利文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在欧洲文坛也深具影响力，被誉为“米兰·昆德拉的继承人”。《宁静海》是巴尔提斯·阿蒂拉的代表作，此书使他跻身于欧洲优秀作家之列，至今已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这是一本关于真实与谎言、欺骗与真相、热爱与憎恨的杰作。它以母与子近乎疯癫的人生，呈现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疯狂以及对人性的巨大伤害。东欧巨变的时代背景中，阿蒂拉将几代人的个体命运置于显微镜下，既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的残忍，也看到了时代风暴中卑微如蚁的众生命运。

活动伊始，本书译者、翻译家余泽民通过视频向现场嘉宾和读者致以问候。在余泽民的印象中，阿蒂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记得他第一次去上海，他告诉我他每天要拎着相机在城里走啊拍啊，一个月下来，将一双皮鞋都走烂了。当时我就想，他应该办一个题为‘踏破皮鞋品上海’的摄影展，可能很有意思。”

在阿蒂拉看来，作家和译者能够达到比朋友更深厚的关系，因为二者之间不只是像朋友一样亲密地交流，译者还能够深刻地理解作家想要表达的思想，并将其译介给更多人。阿蒂拉介绍，《宁静海》展示了二战后中欧、东欧地区人民经历的种种困难，除了生活上的困难，也有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痛苦。因为摄影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阿蒂拉对欧洲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有了新的看法。

“我今天特别欣喜地看到我们中国优秀的小说家路内和匈牙利优秀的小说家阿蒂拉坐在一起，这涉及东欧文学的特殊性。”高兴谈到，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它是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将东欧文学的魅力展现在当时的中国青年眼前，电影中的接头暗号“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啊，暴风雨就要来了”，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来说，这就是一种诗歌启蒙。

出于作家的本性去追寻

活动现场，嘉宾们将《宁静海》与路内的作品做了一番对谈，

其中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和细节。朱嘉雯提到，《宁静海》中最吸引她的画面，是25只鸟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一个女人看着它们，就像看一台电视机。而在小说《十七岁的轻骑兵》开篇，路内也写到40个男孩就像40只乌鸦一样。这些折断翅膀的鸟儿似乎成为两位作家共同描写的意象。

“这可能是一种文学命运。”路内回应，自己从小到大只在城市见过麻雀和燕子，从来没见过童话中经常出现的乌鸦和啄木鸟，“你从小被教育说这是很常见的鸟类，但你在现实中就是没见过，出于某种作家的本性，你就会去寻找，一遍遍去描摹，把它变成一个象征物，颠倒、破碎，再重新聚合在一起。”

阿蒂拉谈到，自己作品中鸟的意象有很多层次的意味。首先，鸟类代表自由，因为人类被困在艰苦的环境里，无法自由飞翔。此外，鸟类还代表爱情和创造。创造不只是把人们经历的事情写出来，还要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人们内心深处所想，呈现他们在困苦中的悲伤、痛楚和抑郁。

阿蒂拉和路内的作品都具有结构上的双重性，不论是阿蒂拉的《宁静海》还是路内的《少年巴

比伦》，主人公的双重视角都贯穿作品始终。路内表示，这样处理的深层原因是作家没办法完全地解释世界，“现在搞人类学的人解释世界，一解释一个准，在我们这样的作家看来，这是很吓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拥有百分之百解释世界的的能力，但我们会努力去靠近。”双重视角实际上是出于作家的诚实，也是为了弥补单一视角解释世界的不足。

此外，两位作家同样钟爱描写有大量人口汇集的空间，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往往以一种消极抵抗的逃避姿态面对这样的场合。阿蒂拉回应，个人和群体，这两个要素在创作中很常见。“最重要的是展现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描写群体来反映个人的品质，或者通过个人反映群体的特征。”有导演根据阿蒂拉的作品改编电影时，也把重点放在了反映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电影后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扫码看视频